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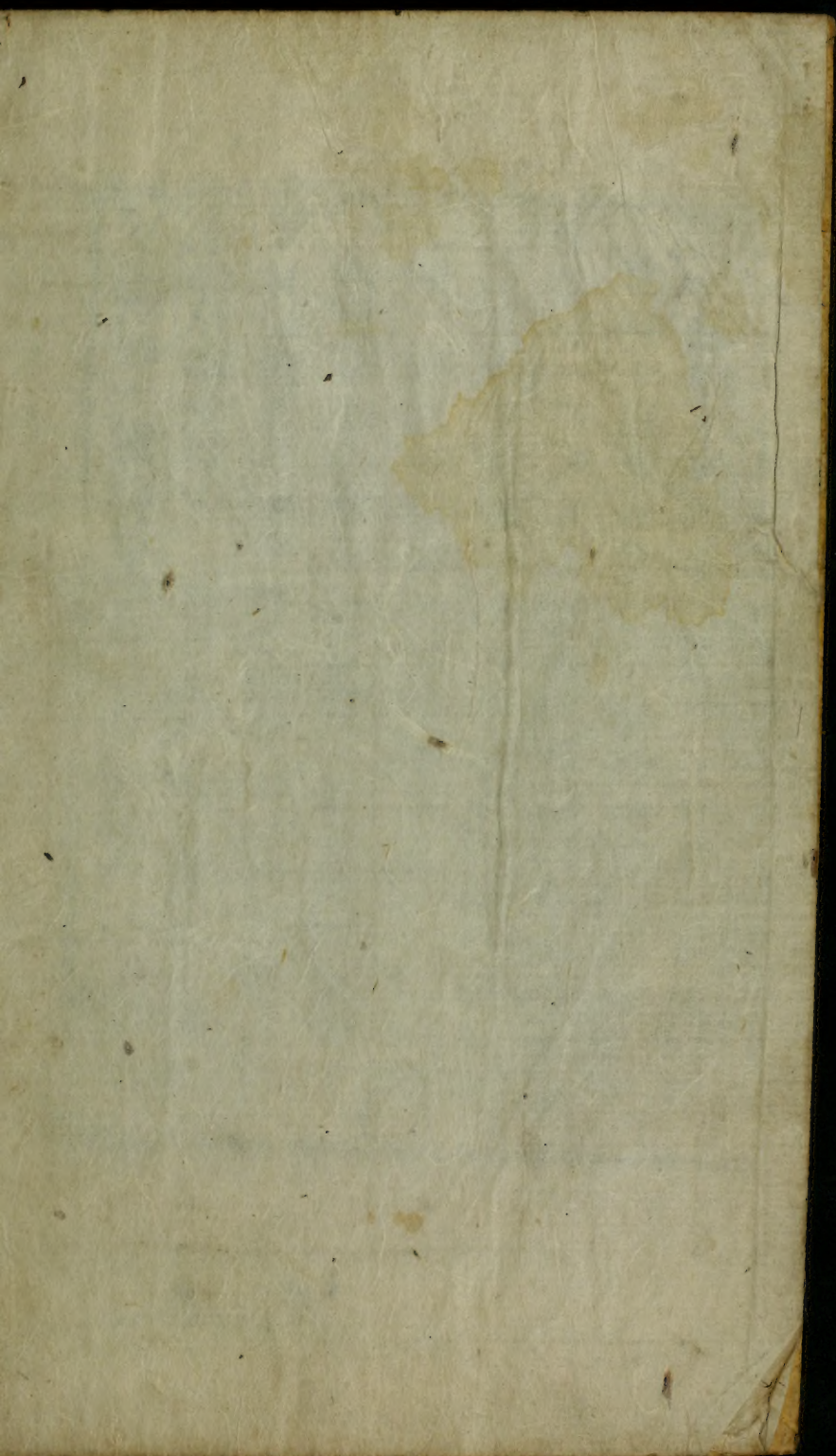
5563.8
4119
1878
v.3

雜著
呈文
序
識
記

歲
銘
頌
上
標
文

平庵集
卷之三





平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雜著

小學通讀說

古之教人必有序後生初學只消令看小學使之存
養德性持守堅定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嗚
乎斯豈易言哉脩身之模範入道之門庭具在是書
近而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遠而事君治民待人
接物之要綱領條緒無不極其精切則此古昔聖賢
所以片片赤心說與人者也學者苟能因其綱以求
其緒因其緒以求其旨逐句理會體認身心則推而

至於大學之道固不難矣然則吾人脩己入道之要
舍是書顧奚以哉小子晚好是書粗見梗槩而今又
從明師良友以講劘之句求其義字求其訓有不問
問之不知不措也有不辨辨之不明不措也渙釋前
疑以來新意咏歎淫泆思罔或逾則其爲啓發琢磨
之益將何如哉嗚呼言之非艱惟躬行心得之爲艱
從事於茲書者爲子焉止於孝爲臣焉止於忠處夫
婦而夫婦有所別處朋友而朋友有所信以至治民
若待人若接物許多節目隨遇體當無所不用其極
根柢之已厚而由粗而入精基址之已立而自邇而

涉遠矣如使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若存若亡乍作乍輟粗有一言一行之幾乎道優以前賢自擬者抑何異於才植一寸松而優望特地蒼陰哉夫然則知之當行之行之亦當循序漸進而不自懈焉然後始可謂善讀而毋負於師友之勸迪也歟

記溪院講會

丙寅九月二十三日丙戌朝家因重臣元景夏陳達命進先祖袖珍近思小冊又引見先祖六世孫兵曹正郎萬講論移日仍還授舊冊又賜新秩近思錄萬卽賁奉南還一縣章甫皆感聳興起以爲

是錄乃先生一生受用之書而重經 睿矚恩數荐

疊至承勸勉之教儘盛典也齊謁先生祠文告厥

由族父薛爲山長家弟正欽爲齋有司請一方士子

十月甲申實維其期正郎公請訥翁主事老少咸集

凡十八人置時到記令余草日記將告廟訥翁以下

俱中服權正欽奉冊

近思舊冊及新

賜大帙

權宅

揆奉香權芟奉爐訥翁北向詭正郎公讀告由文其

文曰維年月日後學通仕郎前行

惠陵奉事李光

庭幼學權薛等敢昭告于

贈領議政忠定公冲齋

權先生迺者有筵臣言自

上宣索先生袖裏近思

小冊深加歎賞 引見六世孫兵曹正郎萬 命小
宦還 授舊冊又 賜書筵所藏近思大帙寔符庚
子賞花時拾還古事而書面 特旨尤眷眷仍 命
歸與宗族士友討論講劄毋負 宣賜之意 聖眷
及此斯道增光光庭等竊伏惟念是書乃先生平日
用工斯須不離者今以是書講讀於院齋以遵 聖
教之萬一恐不可已也茲與一方士子祇謁廟庭退
講遺篇事係非常敢用虔告讀訖退與諸生再拜以
次出精一堂行相揖禮訖翁南向中堂而立諸生序
立堂下止向揖旋又分庭相揖又揖而升整坐無喧

以次起講正郎公讀太極圖略論性理源頭仍歎曰
聖主不以臣迷劣俯詢此書旨義仍命歸與士
友交相講習聖意勤眷出尋常萬萬臣不勝受
恩感激茲與諸君合席論討以仰體宣賜之意諸
君其勉之正忱講誠無爲章至鬼神章而止諸生各
講三章旣而正郎公拈出生之謂性章歎明道才高
語約學者未易領會仍云此章泛然看過疑若近於
告子之說然告子則以形色知覺直謂之性明道直
指此理墮在氣質者言之兩箇旨意不翅星淵此不
可不知也又論繼之者善之義指而問正恠曰此義

汝知之乎余謝曰小子學莽識蔑何能識此雖然嘗
觀圖解釋此義較著就天道而言之造化流行品物
未賦生之際是也若以人性言之則先儒又有指性
之最初發動純一無雜底言之之語矣公曰然公又
曰明道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出則不是之語此是
論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但當畧略提撕敬以涵養不
放肆不安排而已若稍有意於用工是犯了已發此
明道所以有出則不是之說也講訖金東轍請問

筵說正郎公夏申前對時事且曰聖主於吾南眷

眷不忘必稱鄒魯之鄉指萬及兩生曰時公之第萬

以校長奉欄幘金弘運亦奉大學衍義同月入侍是
鄒魯之士既令講讀於前又宣賜三經于鄉校衍
義于龜亭各令歸與宗族士友講讀無倦此實吾南
莫大之恩榮也願君將此語徧告鄉人使校任文
告鄉中會講新賜三經且立度閣以尊奉之無負
聖上期望之意金東轍曰長者何不通于校中也公
曰今番事吾兄弟猥自承當賁奉而來校中講讀之
責亦非吾所敢知也金弘望論文義較硬直欠辭遜
之態正郎公曰吾儒講磨之際欲其婉遜無質故老
先生與知舊門人講論經理必曰此義似當如此未

嘗斷然自信枉先生猶如此況吾輩蔑裂之見乎弘
望復服至夜余與金東轍金弘望余鼎燮請下東齋
夏相講論余披太極圖曰太極圖解有一處可疑信
如勉齋所云者蓋圖解以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
居左金陰穉故次水木陽穉故次火下文却云水木
陽也火金陰也如陰始生爲火尚微到生金已成質
陽始生爲水尚柔到生木已剛信斯言也水爲陽穉
木爲陽盛火爲陰穉金爲陰盛未知圖解所指是何
謂也雖然朱夫子註解中有曰以質而語其生出之
序則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

其運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
以是推之則圖解所謂水陰感居右火陽感居左金
陰稚木陽稚等語所謂以氣而語其運行之序者也
乃若水本陰物而圖解之以水爲陽者以其陽變助
陰而生也火本陽物而圖解之以火爲陰者以其陰
合陽盛而生也水是陽之濕氣而初動爲陰所陷故
水陰勝火陽尚柔到生木始剛歸宿于陽之本位火
是陰之燥氣而初動爲陽所掩故火陽勝水陰尚微
到生金始成質歸宿于陰之本位此則所謂以質而
語其生出之序者也如是看得則五行陰陽之互爲

機緘圖解語意之不相矛盾者可見矣是以老先生
答李公浩問目有曰以生出言則水陽釋木陽盛火
陰推金陰盛也以運行言則木陽釋火陽盛金陰釋
水陰盛各爲一義今圖解所指似是以生出之妙而
言故勉齋以爲可疑若轉作運行之序看則可無疑
矣至於無極太極之義則又於其問目中有曰周子
又以無極二字加之者蓋假彼喻此以明此理之無
形狀無方所而有至實者存焉耳故鄙意以爲極可
咄之引云者疑近是若曰無宜極以一無字
帶看無形無方意而以兩極字皆作極至之理看則

無極二字足矣不應復有所謂太極二字矣先生嘗
主此釋云然否先生又答云看得勉齋說甚詳當以
來說爲是從前謬說已改之云云先輩之審於論辨
如此旣又輪講下章緣文生疑互相枝梧窮極旨義
多有警發之益是夜讀盡一卷四更乃罷

中庸總說

嘗觀先儒之論中字程子專以不偏言呂氏專以無
過不及言不偏者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謂也無過
不及者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謂也蓋不偏不倚者
猶立而不近四旁此心之體也無過不及者猶行而

不先不後此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
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固各
有攸當也然方其未發雖無過不及之可言而及其
發而得中也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所偏倚者
之所爲而於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夫子
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涵喜怒哀樂在其中
矣呂氏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
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此朱夫子
所以有中一名二義之說而必合此二義而訓中者
也至於庸字之義則程子以不易言之而朱子以平

常釋之曰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但謂之不易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然則所謂平常不過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耳實非有別般高遠難行之事也亦豈同流合污之謂哉且旣曰當然則自吾人倫日用之間推以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雖無窮而無適而非平常道理如菽粟布帛之可食可服而不厭者特以平常故耳夫中庸之論本諸夫子中和之說發於子思而發而中節之和卽所謂時中之中

則子思中和二字便是說夫子中庸之中者也然所謂中庸實兼中和之義而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義比之和字其所該者尤廣於一篇大旨精粗本末無所不包此其所以變和言庸而必以中庸名篇者歟蓋中庸全體大用之書也以首章言之則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此朱夫子所以有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之語而所謂修道之謂教者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於天下者也此性道教三者爲一篇綱領

而道之一字上包性下包教又爲三者之綱領此書中許多物事莫非率性之道故首章第二條必更提道字以明其不可離而其下卽以戒懼謹獨爲致中致和之工先儒論此專以戒愼恐懼爲謹獨之義朱夫子分而二之旣論戒懼之義明其無處不謹而又言謹獨之義明其所謹者尤在於獨此蓋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其曰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者也其曰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者也中之與和雖有一體一用之名而其實此爲彼體彼爲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

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守而不失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益固行之不違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益廣則自然功效之極其盛而日月星辰寒暑晝夜錯行代明而不失其常洪纖高下飛潛動植各守其性而無或相悖此所謂天地位萬物育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章首兼言人物之性而其下獨以人言之者蓋以天命之性人得其全而物得其偏也首章論性情而性情是天生底人人一般故無君子小人之分也第二章論德行而德行是人做底人各不同故分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德卽性情之德中和是

也行卽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二者同此中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欲其戒懼謹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但以世教之衰吾人氣質又各不同不知反求諸已而所行常失於中故第二章以下十章以知仁勇三達德論說中庸以釋首章之義使賢知者無過中之敝愚不肖者無不及之患若以問強一章而言則南方之彊是勇之不及者孟施舍之勇似之北方之彊是勇之過者北宮黝之勇似之其下四彊乃君子之勇而彊之中也先儒呂氏以矯揉之矯

釋強哉矯之義而南方之彊屬之顏子北方之彊屬
之子路殊失經文之旨矣前十章旣言三達德而其
下九章歷言道之費隱者蓋德是人之能知能行底
道是人之當知當行底有此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
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先言知仁勇而卽以費隱
繼之所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義者也大率此書
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
道著見於事物次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
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工不可以不盡故
以戒慎謹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

之工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
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工不可以不周故自造端夫婦
以至於武王周公之達孝而盛德大業至矣哉先儒
之論費隱呂氏有費則常道隱則至道之語朱夫子
以爲未安而游氏所謂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無方無
體七聖皆迷之語蓋釋聖人不知不能之意而朱夫
子以莊生邪道之說譏之獨謝氏所云鳶飛魚躍無
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
之語固已發明程夫子之義而至其所謂別以夫子
與點之義明之者其說又益精如朱夫子之語矣費

隱章旣已總論道之費隱大小爲下七章之綱領而
又恐人之求道於高遠故下章必以卑近底言之十
三章就身上說十四章就位上說十五章言道之見
於治家此三章皆以費之小者言之十三章忠恕之
說程夫子有事上莫如忠待下莫如恕之語朱夫子
疑之以爲忠之與恕初不相離程夫子所謂要除一
箇不得謝氏所謂猶形影者是也今析而二之則是
爲無恕之忠無忠之恕也程夫子前後之訓若是相
反者恐是記者之誤歟十六章始以天道言之示人
以造道之極致而兼費隱包大小大者天地鬼神也

小者祭祀鬼神也視不見聽不聞性情也隱也體物不可遺功效也費也使承祭祀以下又以其發見可驗底言之也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而陰陽合散莫非眞實無妄之理故誠之一字始見於此蓋所以發費隱未盡之蘊貫前後六章之旨且爲下章論誠者張本使夫天下後世皆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率性之道則知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之誠則知後世淫祀之幻妄者非誠矣朱夫子所謂憂之也深而慮之也遠者信乎指此等處說也侯氏論此章之義有曰鬼神形而

下者也非誠而鬼神之德則誠也按鬼神之德所以
盛者以其誠也非以誠爲一物而別爲鬼神之德也
今若析鬼神與其德爲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則
乍看似可喜而恐非經文之意朱夫子所謂程子隔
壁聽之譏正此類云者信矣十七章以爲國言而必
稱舜之考者蓋孝爲百行之首而孝莫如大舜故特
舉舜之爲人倫之至而其下二章申言文武之業者
非以其三代儀文至周始備而皆合於中庸之道也
耶游氏嘗論文王之事而引泰誓武成以爲文王未
嘗稱王之證朱夫子許其有補名教至如昭穆之昭

蓋取向南之義而其或讀爲韶者先儒以爲晉諱而改之也禮書之或作佻字者假借而通用之耳其曰宗廟者宗尊大也廟貌也死者不可復見故象生存之貌而尊敬之也二十章之必引夫子論政之語者蓋上承文武周公之緒以明道統相傳之次如所謂達道達德九經之屬皆所以推明帝王平天下之大法通上二章以接十五章言治家之義而卒歸宿於誠之一字分言天道人道總結上章誠字且以爲下章天道人道之發端而費隱大小固已包於其中矣蓋章首蒲蘆之說舊說以爲蜾蠃此他無所考惟夏

小正十月玄雉入于淮爲蜃而其傳曰蜃者蒲蘆也
所謂蒲蘆似亦取變化之義而近於穿鑿不足據信
此朱夫子所以舍舊說而從沈氏而若言九經之說
則其本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
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
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
而親親則亦必修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
所悖戾矣且旣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此又親
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
而遽爾任事不幸而或不勝任則治之爲傷恩不治

爲廢法故只得富貴之親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
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管蔡致辟之後唯康叔聃
季載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聖人之
意於此蓋可見矣至於前定之說則亦曰先立乎誠
而已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跲事有實而不困行
有常而不疚道有本而不窮矣不跲如學者平時窮
理則講論之時不差誤也不困如平時修兵則應敵
之時不窘迫也不疚如平時不爲非義則臨亂不枉
道以循人也且以下位者言之不獲乎上則無以
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也不信乎朋友則志

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信不順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不信於朋友不誠乎身則外有事親之名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悅也然欲誠乎身亦必明善而已蓋不能致知而眞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以誠矣故夫子論此而其下卽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等語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精而執之固反諸其身無一毫之不實則意誠心正身修而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等事亦

一以貫之而無遺矣二十一章兼言天人之道爲下文十二章之綱領而此因三達德而分故天道人道間一章而相次先天道而後人道欲學者先知天道以爲造道之準然後由人道以求至於天道也程夫子之論此章以內外道行四字分釋誠明而朱夫子以不親切疑之惟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而朱夫子稱之以爲得其意也二十二章從裏說外以誠者之仁發明天道二十三章以誠之者之仁發明人道而至如致曲之說朱子以孟子所云擴充其四端者當之程子之言大意亦如此而但其所謂

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如養由基之射等語疑若專務推致氣質之偏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又以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釋形字此亦似只言已之所自見而無與於人也朱夫子所云記者畧而失之者正爲此也二十四章以誠者之知發明天道而臣誠如神之說呂氏所云動乎四體爲威儀之則者朱夫子稱其確實而游氏所云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語朱夫子謂非儒者之說矣二十五章以誠之者之知發明人道而合實理實心而言之二十六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言聖人至誠

之德與天地無間其曰悠久者言善政善教流行於天下也博言聖人之化東漸西被無所不及也厚言聖人之德洽肌浹骨也高明言民物熙皞先被四表也載物言四海八荒皆在度內使天下民物咸罔於德化之中也覆物言中天下而立覆察萬物如日月照臨綱紀乎四方也自第七節以下直說天地之道以明聖人之德而章末舉文王以證羣聖人蓋所以合聖人學者之勇而明其成功則同一至誠之無息也呂氏之論此章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比人之充其良心至於與天地合德而朱夫子以爲失其

省者蓋以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博厚而高明者
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
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云至誠之德著於四
方者是也非謂在己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若如呂
氏之說則是由不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
天道也其誤甚矣二十七章兼費隱大小以發明人
道而此章以下因費隱大小而分天道人道故天道
人道間三章爲序而必先言人道者欲學者先得人
道以爲階級然後可以進於天道也蓋此章與二十
章論學最詳聖人之意欲使學者變其昏愚之質以

求造乎中庸之道而變化氣質之方莫如問學故首章卒章旣言存養省察之方而此章第六節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其言存心致知之工極其詳切而若言入德工夫節度則知先仁次而勇在其中較重故二十章博學之以下以五不措繼之又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大哉勇也斯其所以能擇善固執也二十八章專言費之小者發明人道而凡言費則隱在其中矣至如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轍迹之在地者相距廣狹如一凡爲車者必合乎此

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古語所云閉門造車
出門合轍者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云同軌畢
至者言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
也周禮司徒敎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
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九歲一諭焉其制度
之詳如此至秦滅六國而車以六尺爲度書以小篆
隸書爲法而周制始改矣二十九章專言費之大者
亦人道也程夫子之論三重以三王之禮釋之與鄭
說同朱夫子以爲文義不通而至於所謂上下焉者
則呂氏以上達之事如性命道德下達之事如刑名

度數釋之是大有悖於朱夫子之說也若以本諸身
以下六事而言之則三王以跡言故曰不謬言與其
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故曰不悖言與其自
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
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
驗乎近也三十章兼言費隱大小發明天道而必引
夫子之事以明之者以其集羣聖而大成也蓋小德
大德隱也川流敦化費也大德敦化卽首章所謂天
命之性也小德川流卽首章所謂率性之道也若以
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

大德之敦化也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
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也三十一章言至聖
之德申明小德之川流三十二章言至聖之道申明
大德之敦化而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至於卒章又自下學之工推而至於篤恭而天下平
又推而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曰不顯者充尚
絅之心以至其極也與詩之訓義不同蓋假借而言
之如大學敬止之例也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
以至不顯惟德允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
自不大聲以色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

顯之德也呂氏以不顯惟德通前二義而金言之又以後三條通爲進德工夫淺深次第是則朱朱子所謂失其條理者也游氏之釋淡而不厭曰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者此淡也而因性而已故不厭又曰無聲無臭則離人而立於獨是則朱夫子所謂皆非儒者之言者也蓋潛雖伏矣一節申明首章謹獨之意此乃致和之工也不愧屋漏一節申明首章戒懼之義此乃致中之工也其曰篤恭而天下平卽首章位育之功也其曰上天之載卽首章天命之性也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乎靜故首

章先存養而後省察學者具動靜之理而常失於動
故卒章先省察而後存養而言其至則一而已以是
合而揆之則其所以始言一理而中散爲萬事者是由
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也末復合爲一理者是由
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也卷之而退藏於密放之而
彌乎六合蓋莫非此心之體用而孔門傳授心法於
是備矣

辛未春余讀中庸上下四五十遍反覆玩索粗有
所得第恨義理無窮未易領會且精力短乏旋復
遺忘始敢不揆僭妄參取諸說之同異以明旨義

之攸歸要以便於攷究云爾

名字說

洪範敘列九疇三德居六三德者何正直也剛也柔也一於柔則沉濇潛退而不及於中一於剛則高亢明爽而過於中惟正則不偏不差無所事乎矯拂矣是以三德有經而有權經者正直之謂權者剛柔相克之謂也正爲有常不易之經而剛柔有宰制用中之權矣故名余爲正沉正正直之正而沉沉柔之沉改字靜夫謂子剛剛卽剛克之剛而余又以權姓焉則三德之體用經權一齊俱備而泐然無差劃箕疇

之會極歸極職由於是而其於命名祝字之義幾矣
余姑志之既有以自警而又以勸夫吾弟正欽也大
凡聖賢修己進德惟正與敬爲第一下手處考諸經
傳論正多矣如正心之正正誼之正正直之正經正
之正一於正之正是耳敬至伊川始拈示而此正尤
要於聖學爲徹上徹下之工夫貫動靜該體用而天
德王道皆不外於是故程子論辨特加消詳焉若曰
敬勝百邪曰敬可以對越上帝曰要須敬曰敬以直
內曰敬兼動靜則敬之爲用誠大矣今名汝曰正欽
欽敬也故字汝以子敬爾苟反顧字義毋敢或怠則

先儒提警之訓庶乎其通追而毋負於命名祝字之義矣嗚呼可不敬哉

形上下說

此下諸條尹侯光紹知本府時發問諸生

易大傳形而上下之說先儒之論不一有以上下字作先後字看以爲先有理後有氣者蔡節齋之說也有曰形是可見之時自此而上無體故謂之道自此而下有體故謂之器者胡雲峯之說也新安陳氏又以上字作上聲讀以爲有形以上是理有形以下是器信如此數說則道與器截然爲二必待陰陽五行人物之生然後始得相接此正蘇子所云道與物接

而生善之說也不亦繆乎夫道與器元不相離有道
便有器有器便有道不可舍器而論道故程子曰形
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着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
朱子曰日用事物上道理便在上面就那形而下之
器上尋那形而上之道又曰形而上形而下卽就形
處離合分別說此正界至處此蓋取道器合處離其
合而分別言此是道彼是器也若道在未形之前器
在已形之後則安得離其合而分之又豈有界至之
可言耶程朱二說若合符契而大傳本義之意不過
如此凡爲窮格之學者依此理會方有捉摸處若如

諸儒之說則直是莽莽蕩蕩使人求道於空籠之域
而其不爲老莊荒誕之歸者鮮矣蓋諸儒所論皆釋
上下字之義而鑿了夫理外無氣氣外無理理無象
而氣有形理尊而氣次之合而論之固無先後之別
而分而言之自有上下之殊以是觀之則形上下之
爲道爲器可得以言矣

物格知至說

退陶先生嘗著格致說以排俗解之陋晚年得奇高
峯書始悟前說之差更加研究爲定論以報又書送
於諸所嘗與論辨處其立言措意宜無毫末遺恨而

竊嘗反覆究索猶未分曉如所云理雖在物用實在
心隨遇發見而無不到此理至神之用等語尤似可
疑思之未得徃來於心旣而又得李艮齋記善錄者
而讀之其中記老先生物格說有曰某嘗釋大學物
格之義而曰於物格奇明彥謂朱子嘗有理到物至
之說當釋之曰物其格因夏思之理之體具於物上
固不得來到於我然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一人之心
若竊此理則昭昭然盡到我胸中矣物其格之說甚
善云云此與先生本意詳畧不同而意實相符參究
皆義終未得其要領間嘗不揆愚陋就經文章句及

補亡章細加紬繹蓋朱子之釋物格之義曰物理極處無不到又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此到字非自此到彼之義乃程子所云理到情到造得到之到蓋與盡字意同故朱子又曰格盡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此言格物而至於物之極則物之理到盡無餘矣今曰窮此理則此理之用盡到我曾中云爾則依舊是自此到彼之意恐非朱子本意而艮齋所記乃如此固未知其如何也昔沙溪問於栗谷答曰云者物之理到極處耶吾之知到極處耶栗谷答曰物理到極處也若吾之知到極處則是知至非物格

也物格知止只是一事以物理言之謂之物格以吾
心言之謂之知至又曰譬如暗室中冊在架上衣在
桁上箱在壁下緣黑暗不能見取燈以照方見冊在
架上衣在桁上箱在壁下矣理本在極處理非自解
到極處吾之知有明暗故理有至未至也云云蓋其
前後所語極分明無所疑晦至後段所云理本在極
處者是乃以物之極至處爲有理粗淺爲無理也其
亦異於程子理無大小通貫只一理之訓而如所謂
吾之知有明暗理有至未至之語反似由知至而至
於物格已失前後之序乃若冊衣燈照之喻揆諸物

格知至之義似不櫟嘗初無漸次經由之實而便有
霎時頓悟底意其於朱子所云因其已知之理而益
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之義豈非牴牾之甚者乎大抵
物必有理理必有精粗表裏其窮之也自粗而精自
表而裏以求造乎極處如物有十分道理若只窮到
四五分便不是格須是推得十分地頭方是格如此
然後物理之極處無不到吾心之知無不明矣獨其
所未曉者以愚伏學問之精淡反以無不到之到謂
之到於吾心而有請客客來之喻是有違於朱子訓
釋之旨而沙溪所云物理元在極處者是亦栗谷理

本在極處之說也愚未知其可也偶有淺見妄自論說如此而未敢信其然也姑識所疑以俟他日更究所樂何事說

仲尼顏子之樂儘難言也程子所引而不發也朱子之所未敢詳說然朱子嘗以博文約禮四箇字拈示求樂之方博文者言廣求天下之理也約禮者言措吾身於至要至極之理卽克己復禮之事也要之仲尼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者都不出此則顏子之樂蓋本於好學而其所好之學卽所謂博約之工而學而至夫聖人之樂者也夫聖賢之心如光風霽月

炯無一點塵埃與道爲一表裏洞澈多少快活優遊
於天理渾然之中從容於日用云爲之際行底是樂
樂底是理不期乎樂而樂自在不求乎樂而樂自至
雖以疏食飲水而未嘗忘其樂雖以簞瓢陋巷而未
嘗改其樂舉天下之物俱不足以嬰其懷易其樂而
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藹然自見
於動靜語默之間夫如是則仲尼之樂純乎天理之
樂也非疏食水飲之爲可樂也顏子之樂安乎天理
之樂也非簞瓢陋巷之爲可樂也天理渾然無適非
樂便是太和元氣流行於四時之中而有非言語之

所可形容矣大哉孔顏之樂也噫惟聖者而後可以
樂此而前乎孔顏而有是樂者大舜也大舜之飯糗
茹草卽孔顏之飯疏飲瓢而大舜之若將終身卽仲
尼亦在之樂顏子不改之樂也舜傳之仲尼仲尼傳
之顏子曾子得之而有心廣體胖之樂孟子學之而
有手舞足蹈之樂羣聖賢所樂之淺深吾不敢妄爲
論說而其揆則一而已如所謂時習之悅朋來之樂
樂循理之樂亦皆學而自得於心者也由是而八於
聖人之樂固不異矣而今人乃謂聖賢樂處至高至
大非學可做却把此理從罕罕地矇過處富貴則極

其富貴之樂處貧賤則憾憾焉不堪其憂所謂憂者
非其所可憂而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其亦異乎聖
賢之樂歟

腔子外是何物說

朱夫子與林擇之書舉江民表所云腔子外是甚底
之語請擇之亦下一語古人下語今不可復見矣吾
未知立說當如何然試就程朱之說而參究其意益
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爲心其未發也四德
具焉而惟仁則包乎四者無所不統其已發也四德
著焉而惟惻隱則貫乎四端無所不通以其未發已

發之分而言則不無內外之別如操舍出入之云而
若以其廓然大公言之則此心周流貫通無往不在
其大也彌乎六合而這箇彌六合者卽是滿腔子底
物事不可以表裏分言之則所謂腔子是其爲樞紐
總腦處而充滿在這裏者無非此心也此心何心也
卽所謂天地之心而體萬物普四海一團腔子內外
皆是一般實無界限之可分又無方體之可言則所
謂腔子外又焉有別箇惻隱之心如兩物相對而生
者乎若私吾一軀殼而不知物我通貫之妙則是天
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與我不相關而吾仁之全體

大用必不如是之狹少也故朱夫子嘗曰若無天地萬物此理虧欠須於此識得仁體然後血脉貫通用無不周程夫子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若不屬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信斯言也天地萬物宜滾合一大腔子而此心彌滿充塞其大無外隨其所觸便能覺悟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如刀割亦痛針劄亦痛而此莫非腔子血脉之流通往來者也外此而欲求他箇物事則蓋將馳心於天地萬物之表而其不爲懸空妄想之歸者幾希矣豈吾所謂仁也噫仁道至大儘難言二程以後學者始知有仁字

而以愛言仁者迷於性情之辨舍公言仁者又蔽於
有我之私故程夫子以此理周徧底言之曰滿腔子
是惻隱之心以明此心之體用無所不該則這箇腔
子通天地萬物而爲言非謂有內外之別也不然朱
夫子又何以曰萬物一體却去腔子外尋莽蕩無交
攝也獨惜乎擇之諸公之說不傳於後也

自彊不息說

今天天萬物覆焉日月星辰運焉悠久無彊歷萬古
如一日者只是一箇健君子體天亦曰健而已然天
無爲而人有爲故不能至健而必自彊自彊者體下

乾之象也不能無息而必不息不息者體重乾之象也彊而又彊進進不息問辨以成其學修辭以立其誠晝有爲宵有得而晝夜一不息也瞬有養息有存而瞬息一不息也凡日用動靜云爲無時無處靡所不用其彊彊一日而有一日之不息彊一歲而有一歲之不息彊而不息直達天德從古聖賢孰不從這裏做去見其進不見其退者顏子之不息也日三省吾身者曾子之不息也聖人則動以天如禹之日孜孜湯之日躋文王之純亦不已夫子之終夜不寐同一至健之無息也不容以自彊言然君子之自彊聖人

之至健及其至也一也大哉健也斯其至矣

毋自欺說

毋自欺之欺不必以匿隱言又不可以詐爲善言然則自欺當如何說今有半知半不知底人能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改而不能實用其力者是自欺也自欺誠之反也自欺與不誠其病循環相因不誠乃自欺自欺故意不誠意不誠故爲善不能十分爲善去惡不能十分去惡凡是非從違因仍苟且之間蓋將不勝其自欺矣是知自欺云者是我欺我也我只欺我只在我心不實處我所獨知者故謹獨二字實爲

無自欺之金匙玉鑰也欲毋自欺必先無愧于屋漏
實其心之所發而勿苟焉以自欺勿退然以自欺好
善則真能好之惡惡則真能惡之皆務決去而求必
得之其遷善之速去惡之嚴有如雷厲而風行又如
猛將鏖戰一陣則心無有不誠事無有不實而自不
覺其忤足矣毋自欺三字信乎爲學者生死路頭過
此方可以向前去凡欲正心而誠意者盍亦把此作
三字符歟

四端七情辨

四端七情之說先輩論辨詳矣末學淺見又何敢妄

自立說以架屋上之屋哉雖然子思之只言喜怒哀
樂而不言四端者此是愚生說不得處若曰子思言
氣發底四情故不言理發底四端則聖人之論中和
不應遺却理一邊矣若曰四端包於七情則恐有背
於朱子分理氣之訓也然則將安取衷哉試嘗反復
究之理之與氣本相須以爲體相待以爲用未發則
性已發則情而喜怒哀樂情也四端亦情也七情非
無理而四端非無氣則子思之言七情而不及四端
者蓋取理氣相須之中而渾淪言之耳初無兩箇界
分之可言則其言喜怒哀樂而理發之四端又未嘗

不在其中矣。然若以四端七情對舉而分言之，則七情四端各有主氣主理之分，其不可滾合也明矣。故勉齋黃氏以四端七情分屬理氣，而有理動氣挾氣動理隨之論。朱夫子又曰：七情不可分配於四端七情，自於四端橫貫過了。此蓋言二者所從來各有根柢，所以爲說自有面貌之相殊，固不可比而同之也。今若以理氣相須之故而必欲牽而合之以爲七情亦發，於理而四端包在其中，則是徒知二者之不相離而不知有不相雜者存焉。不幾於執其一而遺其二乎？就同中而知其有異，就異中而知其有同分而

爲二而不害其未嘗離合而爲一而實歸於不相雜
乃可以周悉無偏而自不背於義理素定之分矣焉
可泥著於中和章之渾言而遂欲已攬兩箇紊然都
無分別耶雖然聖人之不言四端而只言喜怒哀樂
者抑有說焉觀夫中庸首章之義要在制其偏以就
中而惟其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喜怒與哀樂也於其
四情發動之際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
所不行故聖人之論中和特就喜怒哀樂上說出以
示學者用工夫處使之隨事省察而無少乖戾則其
所以只言喜怒哀樂而不言四端者意亦至矣夫四

端者純乎天理得以直遂不加矯揉之工而自無偏
係之累則其不可滾同於七情勞攘之中也明矣如
使四端七情同出於理而爲一般物事則是宜無所
事乎省察克治之方而聖人之言喜怒哀樂必將曰
知皆擴而充之有如孟子論四端之爲耳尚何論中
節與不中節哉子思之時性學素明雖不言此爲體
彼爲端而性善之理益已分曉不必條析而辨明之
至于孟子則去聖漸遠異說蜂起人不知仁義禮智
之爲何物故孟子爲是懼思有以明之而苟直以全
體而爲言則恐如無星之秤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

分而界之名之曰四端使夫學者因其端緒之發以
驗在中之理而不提及一氣字此於朱子答陳潛室
書可考也以是推之則子思之不言四端而四端二
字始發於孟子者蓋亦時有所不同而然而所謂四
端七情果不是兼包並有之物也蓋四七之說至下
朱子始有理發氣發之論而退溪先生繼而推明其
與奇高峯反覆論辨不啻累數千言而其大要不過
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而已朱
子既以理發氣發四字分言於四端七情則後人於
此似宜添減不得而退溪之必以氣隨理乘等語繼

之於其下者豈其創意立說求多于前賢耶特以理
氣二者既相須而行若於四端專言理不言氣則是
所謂不備而無以見此理之待氣而行若於七情專
言氣不言理則是所謂不明而無以見是氣之本乎
理故不容不如是兼言之也然四端理爲主而氣在
其中故就其重處而謂之理發氣隨既曰氣隨則四
端之主乎理者可見矣七情氣爲主而理在其中故
就其重處而謂之氣發理乘既曰理乘則七情之主
乎氣者可見也退溪此言正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
旨而其理義之明備語意之充足固非後學之所敢

輕議也至如栗谷之必以氣發理乘四箇字通言於
四端七情而至論四端理發氣隨之論則斥其有先
後而謂之害理者愚未知其何謂也且栗谷之言曰
朱子發於理發於氣之說意必有在不過曰四端專
言理七情專言氣云耳非曰四端理先發而七情氣
先發也其所謂四端專言理七情專言氣者既是推
明朱子四七分理氣之論則栗谷又何以渾淪說去
反有七情包四端不可謂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
等語也前後語意若是逕庭使後學將靡所適從而
至其所謂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

發非理則無所發等語栗谷嘗自言此二十三字聖人復起不易斯言是蓋將膠守理無爲氣有爲之說以爲四端七情同一氣發之證而大有背於朱子理發氣發理自有動靜何關於氣之語矣其於子思孟子立言之旨恐未及仔細考究而無亦刺鑿於退溪已定之論乎末學淺見既不識義理原頭莫若尊所聞行所知耐煩理會隨遇省察四端之發則知其主於理而思所以擴而充之七情之發則知其主於氣而思所以約而正之不但騰聞於口舌而必以體驗於身心則四七理氣之名目分界自可瞭然而衆夫

子分理氣之說老先生氣隨理乘之論始驗其不我欺矣愚不敢自信而信其師說者也

勿忘勿助與鳶飛魚躍同意辨

辛未冬居齋時

程夫子之論鳶飛魚躍以爲與勿忘勿助同意者蓋言此心存主之要法而發明道體昭著之妙者也夫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而是理也具於吾心莫不有當然之則若以私意助忘則優不是蓋欲其不怠者易以助長不助長者或忘之此二者最難下手必也既勿忘又勿助長若有所事而實未嘗有所作爲輕輕用工於非著意非不著

意之闊然後可以得存心之要法而與理爲一則茲所謂勿忘勿助者不過曰體道之自然而已體此道之自然不以人爲安排有如鶩率鶩之性必飛於天魚率魚之性必躍于淵而其飛也自然非有意於飛也其躍也自然非有意於躍也則勿忘勿助之與鶩飛魚躍同一自然之理夫焉有一毫私僞之間哉以其不同者而觀之則鶩魚自鶩魚與我不相關而以其自然者而觀之則所謂勿忘勿助亦一鶩魚之飛躍也夫如是則在上者鶩之戾天而吾心亦有戾天之鶩在下者魚之躍淵而吾心亦有躍淵之魚也人

徒知鳶魚之爲鳶魚而不知吾心上天光雲影活水
方塘亦有所謂鳶魚之飛躍者噫嘻此何足與論於
勿忘勿助之意哉難者曰程夫子論此二者必謂之
活潑潑地者何歟無亦近於釋氏之說耶曰未也活
潑二字本出釋氏蓋月光照水浮動之意而程夫子
取之者良以道體之用昭著流行顯微無間在人而
見諸日用者初不外於此心故存主此心勿忘勿助
與夫飛鳶躍魚同其自然之天則卽其動靜云爲之
際體用本末上下精粗無不發見呈露而鳶飛魚躍
觸處朗然有若水月光影之浮動者矣程夫子所引

活潑潑地者儘是善形容處也若如釋氏之法則必將坐忘坐馳悖逆天理如鶩躍于淵魚飛于天然後乃可也豈眞所謂活潑潑者哉曰朱夫子嘗論此意而於前則曰程子所引兩語皆指實體而言其流行之意於後則曰勿正心勿忘者指心之存主處言也活潑潑云者方是形容天理何前後立言之不同也曰朱夫子前說只就鶩魚上言之以明道體之昭著後說蓋就看鶩魚者而言學者體鶩魚之自然盡其勿忘勿助之工則此理之該於心者無不躍如而發見也蛟峰子所謂恐人無下手處改從後說之實者

誠見到之論也乃若聖人之獨取鳶魚者亦溪見道
體之明著姑且提說此二物以示天下萬物之皆可
以爲鳶魚也不然陳新安何以有學者不可泥鳶魚
之語也此皆實理微顯之至義故吾不可以不辨也

讀書次第

大要先易春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次詩書

朱夫子曰大學是爲學綱領先讀大學立定綱領通
讀大學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
意正心事此是脩齊治平事○又曰不先之以大學
無以提綱挈維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無以
融會貫通極中庸之歸趨○又曰語孟隨事問答難

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古人爲學之大方而
明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用俱在玩味此
書知得古人爲學所向却讀語孟便易○大學是學
之初終熟讀以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中庸指
本原極致處○中庸儘未易讀○呂東萊教人只令
讀左氏語孟諸經則恐學者徒務空言不以告朱夫
子非之引程子教人先讀四書次及諸經然後看史
之語以明其序之不可亂○朱夫子又曰春秋乃學
者最後一段事自非理明義精止是較得失考同異
心緒轉雜○胡文定春秋不論義理只看其文字便

見此老曾中間架規模不草草也○此書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

讀書法

朱夫子曰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下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了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已分

又何關焉○又曰看書須是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默誦默念反復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待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宵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近看朋友間病痛都是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工當自見其益矣又曰且專看一書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復通看本章

血脉全篇反復通看次第終而復始莫論遍數令通
貫浹洽顛倒爛熟無可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
大學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
連累非惟不曉大學亦無二力可到中庸矣○又曰
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逐字逐句只依
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閑言語久久
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真實意思不然
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近日
學者不會理會得一書一事澈頭徹尾東邊綽得幾
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中

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博取不若熟讀精思得尺吾
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工力○大抵讀書惟虛心
專意循次漸進始可讀之如百牢九鼎非可以一舉
而盡其味也○又曰某於論孟庸學一生用力粗有
成說然猶有謬誤不住修改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
畧看一過便得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呂伯恭言
道理無窮學者不可有自足心此至論也○看書有
曉不得處方是長進更就此闕所疑反復其餘則可
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
○又曰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言其至急

至切則卽今便當下手莫更遲疑等待且隨淺深用
一日之力必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
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正使他
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凭藉可受鉗鑊○又曰
平時泛泛都不著實循序讀書則不說義理不精且
其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不相親切又無積
累工夫叅互考訂須以論語爲先一日看一二段莫
問精粗難易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
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近年與朋友多以此
告之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又

豈能辦如此長遠工夫耶○又曰讀書只爲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仔細慣得意魚長時忙迫今當深以爲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註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古人立言本意之所在雖已得之亦且反復玩味令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可言學○又曰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也須且致精一書優柔

厭飫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
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用
矣○使自家意思便與古聖賢意思泯然無間不見
古今彼此之隔乃爲真讀書耳○大抵人情苦於猶
豫多致因循一向懶廢今但心所欲爲向前便做不
要遲疑等待只此目下頃刻之間漸見工效矣年運
易往時不可失中歲以後尤宜汲汲也○尹和靖見
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尹和靖門人贊其師
曰丕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須如此
始是讀書人

嗚呼古聖賢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其說著於方
冊其道則固具於吾心但世之爲學者旣爲利欲
所決潰而文詞組麗見聞掇拾之工又從而沉錮
伎倆愈精心術愈壞古人成已成物之道槩乎其
未聞而寧多爲鸚鵡能言之歸若是者雖日誦五
車亦何益於學哉念吾少而有志長益鹵莽庸愚
凡陋無所肖似因循偷惰悔吝日滋而歲月侵尋
齒髮已非昔時矣始欲收召魂魄分寸躋攀暇日
讀朱子書以求其發端興起之方略有見於文字
言語之間顧恨心氣麤燥知慮荒淺不能耐煩理

會又未嘗着實用工粗有所得旋又遺忘若存若
亡將至於滅裂無成誠可慨也乃敢就節要中取
其讀書次第及要法而抄錄之既又撫其尤精切
者分排作圖揭之下方朝夕警省要為入頭下手
之地云

窮理

讀書 論古今
應事 別是非

檢身

語默 審慎
動靜 恭安

居家

事長 孝悌
御下 慈嚴
敬齊容貌 不敢慢

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

人物或應接事物別其是非皆窮理也朱夫子曰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語默動靜居家則孝親事長大要分別是非去彼取此也間嘗竊取兩訓之義排列成圖而爲學以致知爲先故窮理居第一知旣明則心正而可以修身故檢身次之身修則可以齊家故居家又次之夫欲其窮理者讀書而論古今則聞見廣而智益明矣論古今所以屬於讀書也應事而別是非則取舍審而德日進矣別是非所以屬於應事也欲其檢身者必加審慎而後語默可以中節故繼審慎字於語默之下必學恭安而後動靜

可以合度故繼恭安字於動靜之下孝親悌兄固是
事長之道而御家衆亦必慈且嚴然後恩不掩義威
如有吉而居家之道備矣御下一條所以帶慈嚴說
出揭諸事長一邊而末乃歸宿於敬字蓋敬是徹上
徹下之道而爲學者第一義也所謂窮理檢身居家
種種工夫莫不待是而行焉若言持敬之工則不過
曰整衣冠齊容貌不敢欺慢而已誠能從事於斯無
所間斷內外交養知行並進則斯圖也將爲安身立
命之地而一生用不盡矣是以朱夫子又曰伊洛拈
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工直到聖賢地

位亦不出此嗚呼可不勉哉

平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平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小白遊錄

余在兩白間蚤聞小白之勝恨未得登覽爲悵也歲
庚申孟夏十九兄仲道氏與其從弟常伯退彥携卷
八鷲庵余亦後之暇日從老釋論山水之奇有守成
者罷言小白形勝仲道氏謂守成吾若往白山汝當
前後守成不辭畱鷲庵十日而歸歸路約白山行期
以五月之乙巳登程是日雨不果翌日丙午且微雨
余意仲道氏必不來已而雨歇金生始清亦不期而
來請偕往仲道氏又送奴速余余卽與金生徒步出

虎峴仲道氏已從仲至常伯退彥來遂與交臂前進
歷鴨洞登葛駕峴始望白山嵯峨縹渺若長雲橫空
下峴行百餘步孫生世雄亦以白山行立路頭以待
行至韶川飯酒店歷好文丹日暮抵宿白雲洞丁未
將向草庵登景濂亭次周慎齋韻基川安仁宅亦踐
宿約而來同行者凡八人相與溯竹溪而上可十餘
里許左右谿壑窈窕鳴湍白石隱映林樾間或懸而
飛瀑或匯而溪潭水中巖面輒書第幾曲申順興弼
夏筆云踰安干橋至草庵水石益奇勝巖竇呀然瀉
出激湍兩崖穹林陰翳日光微透坐危巖濯清流頓

覺有超然意踰溪行數十步登青雲臺臺素稱白雲
退陶先生嫌其與白雲庵相混易以青字臺畔長松
直上千雲樛枝下垂臺下溪潭泓渟潔淨有鯈魚數
十尾游泳其中實山間勝界也吟詩以遣意請諸人
共和少焉守成亦已携筇及臺下遂下臺沿溪而行
至第一曲有巨石屹立谿心申弼夏韓德弼題姓名
其上溪凡九曲而到此已窮矣乃與諸人越溪八庵
止宿兩日徑行槩五十里而遠戊申從庵右小路迤
而入石崙洞林深路險至巔下見二三田夫緣懸崖
掘土起畚峽民勤苦可想踰小溪左轉上嶺層崖陡

斷石路如懸極力躡攀寸進尺退殆類吾爲學亦足
發漢省也行五里許始登中腰路稍平直躑躅夾路
盛開爛熳綽約連亘七八里儘可玩嶺右洞裏有石
崙庵舊址荒草蕪沒前有古塔出林表其止巖石甚
奇昂其頭奮然欲舉名以鳳頭蓋取其形似也其西
有石特立嶺腰高幾六七丈上可坐五六人愼齋所
稱光風臺者也或云哲庵明鏡在石崙庵下而林溪
路絕不可尋由嶺入喚仙庵庵空已久巖間惟聞水
聲淙淙瀉入笕中巖西小岡斬截其上白石屹立撐
空千古不肯下可敬也岡西畔兩辟對立爲門門內

爲兩層巖臺上有七星壇下有仙人碁局先生所稱
白雲峯者疑是岡之謂而恨無由識別也危石巉岬
下臨無地悚然不能久留遂題名南壁而下巖下一
里許有中下伽陀庵而中伽頽圯下伽虛無人橫步
踰陵脊八上加陀庵庵亦頽廢庭中奇巖簇立有草
縈生品隙香鼻滿室宇成指之謂香品其他奇品怪
石或東西對峙或削立巖後其缺者豁呀爲崖陷者
嵌空爲竇怒則人立蹲則虎伏如禽如器如几如案
殆不可具狀如所謂紫霞金剛華嚴等臺白鶴白蓮
宴坐諸峰應在此間而無人指的者且如白雲普濟

真空三庵亦皆有其名而無其處矣觀音窟在下伽
近地而亦不暇尋吟詩一絕就上伽庵泉傍午飯由
右陵上嶺向東行數百步臨國望峯峰頭奇巖錯列
直立中霄向之縹緲若橫空雲者吾已踞乎其上矣
是日也風輕日晴無一點雲翳乾端坤倪豁然呈露
回顧東南則積翠如濃萬疊千重就其中可以識其
面目者太白五臺清凉鶴駕公山也西北則雉岳龍
門月岳諸山亦皆森羅於眼底其外多少峯巒次第
峭立蒼然不知所極若大瀛海環之真壯觀也守成
指龍門外蒼茫中云是三角嶺上高寒樹木不生惟

見雜草離離往往巖石矗立皆可觀嶺中腰以上枯
木僵仆相枕老樹臃腫拳曲一年所長不過分寸巖
罅杜鵑始花木葉新抽儘是別境界也回步循脊而
下約數里許又得層巖逼天遂命之曰天柱巖題名
其下披林行百餘步上文博嶺嶺爲最高處磅礴厚
重特立衆峯上儼然有有德君子氣像余獨恨世之
論小白形勝者必稱國望之奇崛而惟文博無聞焉
曾不知第一雄觀在此而不在此豈不異哉余觀時
俗尚奇好怪嶢嶢者反見稱於世而其或有大人君
子抱道獨立不求聞達而人無有知之者與此何異

其亦可慨也已。試倚嶺頭臨眺，領畧上下形勝，蓋是山也。來自太白，南起爲白屏山，西走爲鳳凰山，又西行三十餘里，崛起爲國望峯。自國望稍低行六七里，漸起穹崇，爲文博，又起伏行四五里，爲內外橋內山，爲蓮花峰，爲下文博嶺，又稍下爲竹嶺，又南出屹立爲兜率峰。又蹲蹲然向西南行，其外奇峰峻嶺，固不可一二數。水之可見者，竹溪之水，爲龜城之前川，島潭之曲，爲漢江之上流。其餘橫拖若素練者，或斷或續，或長或短，歷歷皆可指數也。俛仰穹霄，欣然樂而忘返，飄飄乎若憑虛御風，超昏濛而隣太初矣。嶺頭

瘴風忽起寒氣凜冽加厚衣猶不能支乃下嶺循脊
行十餘里至橋內山同行或云此下溪谷中有大烟
疑村家在盍住宿焉余謂是山陵谷最多又深險路
不可通暮日徑往狼狽可悶吾聞喜方寺在近地宜
投宿翌朝復來尚未晚同行中一二人臥而不起卒
乃從之踰蓮花峯下峻坂回望草庵已五六十里至
北庵後岡少憩有熊鳴於其下急投入庵庵僧信慧
有詩聲方會數十緇徒授蓮華經與之語能多聞識
道理下喜方止歇有一老僧指前庭小塔而言昔在
羅代有道釋杜雲者叱虎活劉戶長女戶長慶州人

感雲師恩運慶州美石築是塔以償之事近靈異固
不足信也朝下水口觀瀑山門蒼壁削立奇岳錯置
水瀟湧其中飛流十餘丈湍瀉爲湫潭噴沫灑林白
日成雨僧言其神怪亦不足傳信也又取路北庵日
午踰嶺將下橋內山分八人爲兩隊吾與仲道氏自
東陵而下常伯退彥諸人自西陵而下呼聲相應期
會于中谷古木蒼藤膠輶蔥鬱逕斷不可行往往層
崖輒截拚緣推轉而下林間時見大猪驚走穿溪越
峻七顛八倒行十五里始達中谷常伯退彥已到至
溪小歇臨發常伯有難色曰吾足繭神疲莫之能往

願自此復路還宿喜方以歸余曰昔君之下毗盧氣
何銳也今又何憊也吾聞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推此
類也豈但今日山行之不進而已耶常伯笑而起隨
溪緩步出直洞僵木亂石在在皆然向西行十餘里
地勢稍平有三四農夫種麻其上招一老翁問路前
進歷大小沙汰洞行五里許見一村舍在車屏峰下
環以柴扉鷄鳴其上入其家午飯主人金盞贊見待
自言陟州人今年春流入此山余止守成供山蔬卽
與諸人徑往水口不能五里見路右宛然有二級石
階若古寺遺址其下往往薺麥離離巖間粟藁其大

如指可占其土沃也自此石益奇水益深五步一瀑
曲曲奇壯過立巖洞至葛踰洞木匠三四家居之洞
門外有一白石高可二尺長三尺許方面均正滑澤
若琢磨然可異焉踰溪行十里有奇巖穹然覆路歷
大小山芥洞至水口左邊石峰三角交峙削立干雲
橫截谿流右邊層壁陡起削方巔巔當溪而止距石
峯其間不能數丈溪水束流巖隙飛注三四丈爲石
上潭又散落十餘丈爲一大深潭潭水翻騰飛沫濺
灑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目不可正視回步
坐溪中石放清歌數曲響振崖谷風起水湧恍然若

乘槎泛銀河曾不知世累之汨吾真而亂吾思也溪
品之碁布星羅者頭皆向內瀑口左右白石交錯如
犬牙相制其內大小峰岡亦如之潭之北崖高可數
十丈其下立兩株木上倚崖頭繫橫木其上作百層
架以通行人若失足則如丸走盤投入千仞溪潭試
就橋頭乍臨下潭瀑流喧騰絕壑峻品橋上層巒跨
空若墜縮頸累足魂懣心悸凜乎其不可留也余惕
然溪息以爲若使吾輩常存得此時臨溪之意其於
做英雄也何有未可知者異日坦道濶步吾恐此心
遽忘爾旣以自警且以語常退諸人余之入橋山約

諸人踰橋路丹陽觀龜島兩潭過北壁越馬兒嶺而
還及至橋畏不敢躋日暮自橋溯溪而來復入金益
贊家問山內奇勝又問世人所稱金鷄村者益贊云
僕是來已久耳目遍及惟金鷄村只聞其名不見其
處夜深始就寢庚戌朝發吟兩絕詩別益贊又過沙
汰洞入內橋內山白屏洞其林木之茂密巖石之危
險較直洞無異至中腰遇雨午後登毗盧峰下視陰
雲瀰漫吞吐林谷俄而一陣狂風吹雨自西嶺來衣
襟盡濕寒氣逼人林藪中前路茫然不知所從矣甫
由嶺而下嶺路泥滑層崖岌岌推轉自下欲住不

得其視向日攀登斗覺艱易頓殊古人從善如登從
惡如崩之戒益信其不我欺也下嶺行十餘里出正
眼洞洞水清澈遇岳爲瀑水口甚密其中平曠基址
宛然或言古有佛舍云沿溪下十五里踰左峴入毗
盧殿之後庵白洞聘翁適與同郡長老十餘人來會
于下房是日題詩三章辛亥雨歇余與諸人下毗盧
殿辭聘翁由庵前路迤入左洞踰嶺至空橋洞洞裏
果有牛迹巖其下石上又有巨人跡劉戶長載塔處
云行十餘里過石崙洞少憇于草庵凝碧樓午抵雲
洞村舍安生仁宅自此還余與同行六人歷宿于好

文齋舍壬子至沙洞分路于虎峴外余踰峴入溪寓
自丙午至壬子凡七日徑行上下數百餘里其間景
物之勝蓋不可殫敘而最其可觀者高大則文博嶺
奇秀則白雪峯喜方龍湫水石亦奇而獨橋內瀑布
爲第一奇勝也夫以小白之山遠在東南窮僻處歷
千古人莫之知一經陶翁慎齋品題而紀其勝始以
山水名吾東其一草一木猶衣被寵光馨人牙頰今
吾輩遊歷之遍觀覽之富雖或到兩先生杖屨之所
未及處而至若兩先生遊觀之樂實非吾輩之所敢
窺測也其亦何能有所摸寫以爲茲山之輕重也哉

特因是而開廓其曾肚蕩滌其私穢使夫山之高大
厚重氣像長在心目之間而不專爲遊觀而止者乃
吾今日裒錄之意也凡我同遊之人勉之哉勉之哉

清涼遊錄

南國之山惟太白最尊太白一支南飛西走至宣城
汾水之上流峭立爲清涼山其蜿蜒磅礴之氣結攢
抽發列以爲十二峰洞府不甚遽曠盤據不甚遠六
而層巒疊嶂削玉聯圭危巖絕壑鬼擘神拏望之端
嚴奇爽傑卓於烟霞之外信可敬而不可狎也余在
太白之趾距清涼窟日可躋輒爲塵冗纏掣恨未能

寄跡其間憧憧然惟夢想而神馳爾歲丙寅九月十一日癸卯余自宣城迤到溫溪謁姑母龜城宋仲和鼎錫金正甫必端亦有事于宣歷汾江陶山而至先是約與仲和爲清涼遊相見喜甚同宿于吳國賓命觀家翌日甲辰入山外弟吳周卿命泰其弟國賓金正甫義城金汝望宗岱實從之携奴三馬四以備腳倦步行登車踰峴一山半面嶮然已落我眼中仲和舉手向余曰是清涼也自下望之得無有仰彌高之歎乎余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八患不進耳我未見力不足者與之一笑下堂谷踰高里峴吳秀才八元

亦以是行待余戲之曰昔周慎齋入清涼與金芝山
八元俱我輩同行又有吳八元未知今日誰是慎齋
仍與一笑或步或騎約二十里登佛堆臨清涼洞口
自此林巒漸覺奇秀六川經其西卽太白黃池之下
流也水落石出晴沙練布兩岸層壁紫翠交映行人
兩兩如自畫圖中來余喜甚屬仲和吟詩仍唱清涼
歌一闕下堆沿溪而進語及前路險夷周卿曰此路
昔甚崎嶇行者多病之鄭巡使益河罷一縣民力劓
山椎石得如是之平自此至庵底皆可騎吾輩今行
亦多賴也余曰惡自古名區隩臬必在窮荒寂寞塵

喧隔絕之處輪蹄不敢交雜今拓其險而闢其奧使
迂駢金轡朝暮馳逐是適以累仙山幽致何賴之有
行二里許尋松鶴亭亭頽已久破垣荒墟蕪沒秋草
中獨矮松贅牙屈曲樛枝下垂盤如張蓋婉如糾鱗
枝間掛亭扁且將朽廢余謂仲和曰退陶先生酷愛
此間山水凡其一草一木皆衣被寵光况奇崛清爽
如是松者經得幾番憇芟也今任其摧傷而莫之恤
是可哀也川水無橋遂更迭騎渡行百步許見峽人
男女緣懸崖刈粟品罇纔盈掬必束而擷之蓋惜其
遺落也左邊山腰有三四民家寄在巖間下臨千仞

絕壑問之則古山城村也四面亂石峻層無平土可
耕處峽人生計又何其艱苦也寬閑平衍之地其利
必百之峽人之舍彼而就此意者畏徭役也吾聞前
年大凶此地尤甚民家十空其九凍餓相望噫安得
千萬間廣廈數千里沃野使斯民無飢無寒也逸步
入山門左右層壁交峙或呀然嵌空或巖然陡起或
如人立或如虎伏或如几案或如樽罍奇奇怪怪不
可具狀巖間小溪涓涓流下古木蒼藤繆轉陰翳往
往楓林夾路紅葉新濯真絕致也至普門庵下息腳
林端時見怪鳥驚號晚風淒清木葉交下仲和爲之

歌落葉秋聲之曲有山路欲掩之語余曰善哉歌乎
緩而不迫有隱惡揚善之意信君子之語也交臂前
進上普門庵庵居超絕負層崖臨峭壁儘可玩其外
普賢文殊中臺諸庵亦如之橫度石棧入蓮臺寺止
宿金道彥宗德踏祝融峯來說祝融奇勝請以明日
同遊少焉月出擎日峰外仲和曰月上矣盍出而玩
之遂與諸人出鍾閣臨月臺天無點雲洞宇空寂奇
峰立立競秀空外嵐光熹微霜風淒冷恍若身在廣
寒宮中仲和顧而樂之促余歌詩余曰吾祇詩律素
不閑習然值此奇勝豈容無一語遂吟數首詩繼以

誦前後赤壁賦歎曰退陶先生月夜船上詠此老二
賦許以寡慾今誦其詞信非塵世文字惜其陷溺於
清虛窟裏頓無升堂躋殿之實是可慨也三鼓始就
寢翌朝出御風臺僧石梅前導石路危峻寸寸攀登
至臺凭眺臺在金塔峰下據危巖臨萬壑一山奇勝
可坐而揆僧指紫翠中云彼有金生窟此有致遠庵
致雲臺蓋此山形勝得二仙始著其他若三角牛安
中嫗動石神運等事皆靈異可聞者也余曰金生筆
法誠有可觀者孤雲亦羅未豪傑之士也然律之以
聖賢之學則吾恐未易言也噫向使孤雲識得入道

門路祇排釋老爲東人倡吾道一脉猶不至泯泯無
徵而惜乎托跡方外推波助瀾使佛氏肆行是誠千
古之一慨也且地誌及國史皆云孤雲清涼寺在於
陝川伽倻山之月雷峰下此山則無傳焉豈後人欲
尊此山誣引致遠金生住此誠如慎齋之說也角牛
安嫗等事陋矣不足道也且汝庸僧不識道理汝不
聞清涼是我老先生之清涼乎彼哉金生又奚足爲
茲山之輕重哉雖然此可與知者道不足與爾僧說
也風穴在克一庵後極險傾余與仲和先登國寶汝
望諸人後之舊聞崔仙圍碁板在穴口今無矣穴甚

高溪廻通碧虛憫然常有風氣危品架空若墜縮頸
竦骨不敢久畱吟詩得一律題名巖壁而下石梅指
崖隙品泉而曰此聰明水也一飲可使人聰明余曰
人之聰明職由物慾之淨盡豈一掬水所能轉移耶
吾聞巖竇中涓涓出者謂之乳穴水秤之重於他水
味甘令人不老此水當名乳穴也八致遠庵庵西壁
上板而覆之刻曰先生題名處云感吟古詩一律入
安中庵無僧久矣松齋與黃相孟獻洪公彥忠嘗讀
書于此厥後松齋有詩云安中寺裏洪黃我丙午年
間事已遼存沒人間一怡悵亂松春雨夜蕭蕭慎齋

次其韻有洪黃李老俱仙去惆悵何時鶴返遼之句
甲寅先生又入茲庵留一旬將還吟感懷詩示諸侄
曰重尋惟覺我爲入流水桃花幾度春汝輩他年知
我感當時同汝少年身噫余生苦晚不得陪杖屨於
茲山之遊親承諸先生警效鈍愚庸拙欲寡過而未
能俛仰遺躅歲月悠邈宇宙歸來幾許陵谷之變遷
也攬古傷今令人感慨不歇次松齋韻尋上清涼庵
庵亦無僧前有巖臺極爽朗慎齋詩所云他年喚作
景遊臺者也仲和曰吾聞清涼奇勝盡在白雲滿月
兩庵盍往觀焉余從之又取路御風臺披林覓路上

金塔峰騁望眼界視御風不甚異焉峰在一山中間
巖壁爲三層而致遠克一安中上下清涼凡五庵棲
焉擎日峯亦三層而其中有金生上下大乘三庵紫
霄卓筆九層而十一庵曰白雲曰滿月曰元曉曰夢
想曰普賢曰文殊曰眞佛曰蓮臺曰別室中臺普門
揔之凡十九庵而臺十四如所謂滿月仙鶴堯草慈
悲華巖上大乘下大乘金剛喚仙彩花松風鳳凰御
風風穴是也諸庵之隱巖罅者自下仰視但見巖壁
不知其有庵也至是稍稍呈露皆可指點而多頽圯
不治臺亦如之或聞其名不知其處問諸僧亦不能

指的可恨山內峰名舊仍僧陋又或無名稱慎齋爲
之占定外峯之長者曰丈人西曰仙鶴東曰紫鸞內
峯之尊者曰紫霄其東擎日其南祝融由紫霄而秀
出者卓筆由卓筆而突起者硯滴硯滴之西有蓮花
峯卽僧家所稱義相峰也蓮花之西有香爐峯擎日
之下有金塔峯卓立峯又在擎日之後凡十二峰也
觀夫內外諸峯神怪百出爭穎競秀峭出羣山中偃
蹇似巨人清高似廉士體勢之奇壯則有若猛將勁
卒執戈上刃踴躍奮迅而出凜乎不可犯也將下伸
和促之余曰古人云遊山如讀書遊山而不知揆勝

只得橫奔騁驚心目俱忙是猶讀書而鹿心矇過不
記向之所讀者何書也果何益乎且昔君之來登車
峴望此山若有難色今果何如噫若使吾輩今日處
地移作學問造詣則上可以達天德但恐從惡如崩
耳下金塔行百餘步遙訪金生窟巖最奇壯回護上
覆飛瀑自巖頭散落金石鏘鳴視文殊瀑遠甚儘靈
仙之所窟宅金生書法之入神得非偷妙於茲山耶
吟詩一絕又就岫面題名而下向滿月庵棧路朽斷
巖崖如懸遂手挽藤蔓貼身崖面推轉而下道彥周
卿國寶八元自此不能從踰岡越澗行數百步登滿

壁如洗無一點塵埃疑若仙翁在其中俄從雲霄間
去也出而臨滿月臺山內巖險皆隱於臺下只見遠
近奇峰矗立可愛題詩三章將向白雲庵石梅云庵
在最高處逕斷不可往雖往與滿月無異觀且草沒
舊址矣余問何不重繕爲石梅對曰力不能也比年
徭役煩重僧不聊生非死則徙其餘存者朝不謀夕
況望茲庵之重繕耶余曰嗟乎先生嘗記茲庵稱之
爲第一佳境迺今破瓦遺礎荒穢不治使猿鳥悲鳴
巖泉鳴咽唐人詩所云禪宮亦消歇塵世正堪哀者

非此之謂乎乃回步下蓮臺寺少歇別諸衲出洞門
余與仲和分溪巖而坐玩游儵濯清流仲和放清歌
數曲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使人襟懷爽朗憂樂都忘
不知世累之汨吾真而亂吾思也是行欲沿江下孤
山透歷丹砂而還同行多不應遂止吟詩以遣懷又
踰高里峴日暮還至溫溪又與仲和正甫同宿于國
賓家道彥汝望往越村不果來清夜呼燈鼎坐佔閱
詩句得十餘篇既而出慎齋清涼詩讀之歎其詞氣
之雄觀覽之富而竊恨我輩游歷之恩在余謂仲和
曰清涼雖名屬福州而實爲宣城之北關距官廨不

五十里而溫溪一洞正當茲山清淑之氣故松齋以
可諸公率皆鍾靈於斯若其海東文明之運環于是
邦而茲山清淑之氣爲之毓精貯祥塊北貯饗而先
生得以胎降於溫溪先生嘗曰清涼是吾家之山不
其信然歟仲和曰地靈之說似也若以清涼一山論
吾人爲學亦有可言者乎余曰挹千峯之秀色吸萬
壑之清風則懦夫可使立貪夫可使廉而其緒餘亦
足以爲文章矣雖然余於此山又有所感者焉高峯
疊嶂壁立千仞者此非君子之氣像乎孤松特立亭
亭四時者此非君子之節義乎青山綠樹雨歇雲消

光風霽月淨無氛埃者此非君子之襟懷乎兼此數
者而有之者惟我老先生是己仲和曰今子之所願
者於斯數者何居焉余謝曰咄若余者何足算也小
少愚庸長益鹵莽塵臼多累光陰虛拋方且爲之東
奔西走追逐兒曹亾精弊神訟名利場中得失交攻
悔吝日滋而自不知身心之汨溺豈非可恥之甚者
乎今日清涼之遊蓋將蕩滌其塵埃振發其頽塌尋
求諸老先生之遺風而不直爲遊觀而止者是余之
志願也余所否者有如此山仲和曰得遂金記之以
爲清涼錄

題權子剛清凉錄後

姜再恆

余年廿二三時嘗一入清凉其時余年少學淺不能揆索幽隱以究其山水之歸趣至今以爲恨焉歲庚午春余病臥星岑山齋永嘉權子剛袖其所著清凉錄一編來示余閱數次恍然昔日之面目而頓覺沉疴之蘇爽也子剛少有志於聖賢之學操履端方識解明哲頗爲儕友所推今見是錄其造意措辭深得昔賢軌度而觀山玩水傷時悶俗求道真關妖說皆有慨然擔荷之意豈不可尚貴乎然余於此山實有所感焉何者蓋此山體勢不

甚高大峰巒不甚雄奇比諸國內諸山不過一培
塿耳然其形勝之聞於四方者甚重其故何也蓋
退陶先生生于此山之下倡千載之絕學而紹濂
洛之正派薨爲海東考亭而此山遂與武夷甲乙
矣古人云形勝由人以名豈不信矣乎子剛誠能
由此而進學先生之學行先生之行言先生之言
進進不已則此山有生色而先生爲有光矣子剛
求余跋尾余老且病矣姑書此以歸之是歲二月
之上澣雷風老人題

記聞見

柳修巖先生元配我五代祖考義興公之女治家有
法簞瓢屢空晏如也脩巖公一日坐外齋有一京客
率奴二馬二而至時不舉火已兩日雖所嘗親知者
實無以飲食之但呼婢曰遠客來宜供午飯俄而婢
進飯較豐腴公喜且怪是夕慮無以繼八而謀之夫
人畧無難色卽對曰有餘在須勿慮公乃喜而出至
夕比午飯稍侈公益怪焉翌朝亦如之朝後陰雨驟
至終日如注甚悶感夕朝供又如之客去公卽入而
語曰今者接賓之物何以辦得夫人笑曰慮或有此
曾有所畜公大喜自此益敬重焉及夫人歿公哀戚

甚初喪凡節皆身親之及櫛髮有剪痕新長數寸許
公問諸老婢婢泣曰向時接京客時無以供剪二束
髮送于金承旨希悅宅得二貫銅以供諸羞公曰爾
于時何不言婢曰噫主有命不敢言公痛哭曰吾貧
無以爲家使婦人有此余之過也遂促命婢走金承
旨家約還本價請其髮金承旨曰吾見此髮甚澤且
長又似新剪者然心竊怪之命內間勿著而藏諸卽
令還之慨然感歎者久之權公槩爲脩巖外裔對季
父說如此余以是語諷誦于閨門仍錄之

辛酉春余在城寓見數十氓隸日運材瓦壯者擔負

弱耆牛馬首尾相續從前路而去余怪問之九峰毀
矣輸而歸之官俄而客有過我者曰今聞 朝家惡
近來書院之弊甲午後營建者一切毀去曩吾往九
峯士林五六十人來會廟庭就近地理位版相與痛
哭廟宇及室堂一時破壞氣象愁慘有不忍耳目者
焉余曰嗚呼近日學舍誠有弊矣冒禁營建誠有罪
矣然毀之則恐太重惜乎廷臣無一人憂國者爲此
過當之舉噫環東土凡幾九峯也是甚可慨也已與
客嗟歎者久之是年秋通國大癘人無不染雖窮山
絕峽猶不得免甚者全家俱沒加以比年飢饉餓莩

相望哀我民斯將無子遺矣未知天意竟何如夫以前輩之所安享士林之所崇奉而一朝毀撤之築埋之其陰鬱之氣無惑乎招殃而致異也在朝諸臣至此而焉得辭其責乎近來緇徒大盛逃軍伍者皆歸之琳宮梵宇月益歲增公卿大夫坐視而莫之禁不惟不禁今年浮石火廷紳爲之出金帛而助之方伯守令或有製袈裟而禮佛拜僧者在彼則扶護之不遺餘力在此則摧拉焉不少假借吾恐馴此不已幾何其不淪胥而爲夷也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知爲戎於百年之後今茲毀書院而袈裟拜僧

豈特被髮野祭者比耶噫安得大人先生如韓昌黎者抗言觝排回狂瀾於旣倒歟

呈文

呈巡營文代士林作

伏以忠定公冲齋權先生道德風節允爲百世之師而惜其平日遺文累經士禍散佚殆盡今所行世者只有逸稿數卷廼者先生後孫求得詩文之見漏者三四十首於嶺中故家本家所藏又有春秋劄義翰苑日錄承宣日錄朝天錄等略千卷士友有識之見以爲詩文之續得者不可不編入於拾遺中至如劄

義日錄雖前日之所鄭重不發者而實有裨於後學
同編廣傳所不可已縉紳學士之訪本孫而見古蹟
者莫不以爲然故議以克協齊會本院對同勘校金
舊本作五冊子擬以今春始剞劂之役而非但物力
凋殘無以就緒許多刻手實無私自募得之勢斯文
大舉將未免垂成而中輟是雖生等士友之責而亦
當世好古大君子之所可惻念處也矧惟冲翁先生
於尊先大司成公有外親之誼同年之分當日道義
遊從之重可見於先生日錄中矣伏惟閣下負斯文
之重任一道之寄以右文興學爲爲政第一義今於

先生文集之役恐不但忽然而已茲敢齊聲瀆冒於
威尊之下伏願由賜關聽凡刻工之在安東隣近官
者及本府善寫營吏三四名特爲移關行下俾完斯
文大事千萬幸甚

呈巡營文代順興士林作

伏以崇禎處士洪公翼亨隱德不市官止教官凡其
清操懿行幽而不顯於世輿誦之鬱悒益久茲敢採
撫公議陳聞於宣化之下惟閣下閱聽焉生等謹按
洪公卽貳相淑之玄孫監司敘疇之曾孫而實花浦
先生忠正公翼漢之伯氏也自其大人進士公以成

時寓居于本府之院邱里忠正公兄弟實皆降生于斯公自少篤於孝友與弟忠正公餘力學文交修共進節行風儀俱爲士林矜式自夫忠正公殉節之後痛傷家國之變每於酒後痛哭抒哀無意世事斥賣京第不復西歸孝廟朝除教官不就屏迹山林頤志墳籍以沒世其立心制行益與忠正公畧相上下而潛德幽光闡發無人將未免沒沒無聞之歸噫嘻可勝歎哉生等聞三學士中尹學士之弟進士秉以丙子後廢舉自守朝家特爲之贈秩此非但高其志操實出於哀愍尹學士之意也矧惟花浦先生名

冠三仁公之除官不起又無讓於尹進士之廢舉
自守而獨未蒙褒贈豈朝家之哀愍忠正公有間
於尹公哉特地處僻遠名聲未達於輦下而然耳
當今聖化休明幽隱必聞凡有一名一節之士皆
許褒崇而公以若節行獨阻於恩典此實一鄉
士子之羞伏惟閣下任旬宣之寄崇作興之化凡係
一面利害亦且陳達況此聖世風教之所關乎倘
閣下不以詢莠爲不可則取其言而芟正之轉以聞
于上請加恩秩一如尹柔褒贈之例以昭我
聖朝崇獎節義之意千萬幸甚

序

閨門戒典序

東萊呂先生嘗作梱範而其書不傳於後恨未知立說之如何然要之裒集古昔嘉言善行以爲閨梱之戒爾夫以末學矇識滅劣無得而今乃有閨門訓戒之書極知僭妄然余觀人家興替未必不由於閨門而近世閨門教養之方尤失其道率多狎恩恃愛驕惰成習至於織紵組紃之工亦皆廢而不務心日益偷俗日益薄其不及東萊之時又遠甚矣今是錄也蓋亦裒集古人言行首論女子砥行之方男女婚姻

之義以明事舅姑事夫子治家教子保族接人之道
末又以古今貞烈之行結之分門類記凡得十一條
書之於冊名曰閨門戒典凡爲吾家婦女者誠能勿
視閑漫朝夕諷誦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日用云爲必
於是取則使夫一家上下男女老少無不各得其宜
則門闌之內和氣熙洽而慶福可以無窮矣人家至
樂孰有加於此哉雖然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在
我旣無德以倡率之徒規規於言語文字之末而欲
人之從己亦難矣是以大學始教言齊家則必曰身
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不脩其身而能齊其家者蓋未

之有也況且格致誠正之工皆吾職分之所當爲而
人之從不從有不暇言者矣亦惟曰先治其已而已

八高祖圖序

老先生嘗有言曰人而不知祖先實爲窮天之痛噫
子孫而不知祖先是忘本也此吾八高祖圖之所以
作也謂之八高祖者何也自父母至祖考妣之内外
祖外祖父母之内外祖摠之爲八高祖也不稱世代
而曰子曰女者何也明其爲某子某女也問於祖考
之前配後配而或圖其八高祖或不之圖者何也詳
吾之所自出也迺上有八代祖之八高祖下至於吾

八高祖皆圖而記之世遠所未詳則虛其圖隨見聞輒填書又於圖字某號某享年幾某日卒仕不仕子女多寡及墳墓所寄之地逐代而識之又各書貫鄉於上面夫然後昔之所未知今得其詳而老先生不知祖先之戒庶乎其可免矣雖然吾圖之作不但知前跡而已將以追祖業而欽承之也如使子孫而忘其祖先脩其身體違道悖理至於辱親而忝先則是丕考之大者豈余所以圖之之意也嗚呼惟我永嘉氏宗族甚蕃昌於吾親疎雖不同然自吾祖宗以來一本而已實無親疎也願追惟本原展親敦誼喜而

慶憂而吊而無使如路人亦可也余既圖列如左而
又繼之以忝先薄族之戒也

孝泉說後敘

壬午春余自渭陽過權士瞻于山谷里士瞻寓居山
谷與朴君悅卿分屋而處入其室見北楹後有一小
泓水紺綠盈坎余謂士瞻異哉泉乎夫水流濕性也
奚爲此高燥之地哉士瞻喟爾曰此李氏孝泉也其
舅僉樞公文一著其說又有黃金兩上舍敘文在宜
無煩吾言也旣而得其敘說而讀之蓋李氏實溫溪
公之裔也自幼以孝順稱年若干歸于悅卿家甚得

婦道僉樞公年近八耄且多疾不離床褥李氏躬親
爨汲誠心奉養保之若嬰兒家雖甚窶而甘旨未嘗
乏又勤於織紵以供衣服厠廁余櫛之污輒澣濯以
進里中無泉人皆就汲前溪距家稍遠又傍大道李
氏悶焉夢有老人手持一甕降自後山呼李氏而告
之曰此水也庶無勞遠汲也遂建甕而去李氏志其
處掘之清泉果湧出李氏於是不出門外日沃汲於
斯迨辟於斯隣比又取足焉里人交口嘖嘖稱之曰
李氏孝泉云李氏家後長坂迤亘十里皆無泉此獨
有之徵李氏孝感詎然乎考諸往牒古人之以孝德

較著者如叩冰躍鯉湧水成川水退瞿塘此等靈異
之跡皆炳朗千古而乃若婦事舅姑極其誠孝而得
靈泉之感今於李氏獨見之又何其異也自世教衰
入鮮克孝厥或夫妻相虐兄弟交惡不顧父母舅姑
之養若是者亦獨何心哉李氏以溫溪爲祖家行淵
源益有所自而其姿性之美必有大過人者悅卿又
能孝於親友於兄弟爲儕友所推計世居榮川貧無
以爲家嘗搬移於基川之山谷里其兄奉親枉舊廬
李氏挈挈他鄉以不得養尊舅爲憂請于悅卿奉迎
而來僉樞公嘗寢疾醫云宜服老雌鷄李氏患無以

繼也乞貸其隣之鷄不得俄有雌雞來伏草間毆之
不去若係繫然烏啼其旁向人如訴李氏乃請於其
主人而取之公又思雉膏悅卿求諸市有飛鷲攫一
雉投其前又取而供之內外齊心誠敬備至和氣彤
如有感輒應夫如是其所以獲祐神明致屋後清泉
之自湧者固無足怪矣而古人冰鯉之躍湧水之川
瞿塘之水退不得全美於前矣噫非天其孰使之後
十餘年僉樞公沒有是泉水春夏則渴秋冬必滿盈
意者僉樞公忌日在秋冬之交天將使李氏汲是泉
以供蘋藻也與惜乎李氏以至若行恤恤乎窮餓寒

巷而人莫之知顧其異蹟雖列之三綱編以爲後世
勸豈愧也哉士瞻非阿好者僉樞公小說人所不聞
而兩上舍之文又足以考信余尾而爲之架壘以俟
夫觀人風者徵焉

識

搬寓錄後識

今夫有佳山麗水宅幽而地饒車馬足以代步僕隸
足以使令親戚朋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子弟以
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八而事親出而事君子子孫孫
永世無替此人家之至樂也至如厄於敗禍不得其

所離親戚棄墳墓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者亦
或有之而今吾家不幸類是其亦困且危矣然此有
命焉吾固末如之何若不安厥分敢生希覬之心不
惟無益反招灾殃誠可畏也古人云厥父母勤勞稼
穡厥子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諍否則侮厥父母
又聞人家成立之難如登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蓋嘗
以是而驗之世人其祖先勤苦成立及其後孫不怠
傲放肆則必淫邪侈驕逆理犯分自底顛覆者固多
矣今天之於我家其命吉命凶又未可知然吾人所
可爲者惟以孝悌忠信爲安身立命之地貧富貴賤

皆付之於天而不以介意動忍心性增其所能
則今日之困苦憂厄未必不爲吾家之福而向所謂
不幸者至此而幸矣由是而或處於逸樂又何覆盆
之光憂也念吾百事關心日久憂撓竊忍志慮沮
不得其正姑錄此以自警且以告夫後之爲吾子
者

同遊錄後識

竊謂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古人之友也戲漫
不加惟敬是貴過失相規信義相勗日以親與而得
效最速此古人所以爲人倫之至也今之人反是一

見并見已以悖語相戲莫之能敬有過而不喜人規
人有善行或忌之強與之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
不合便背違憤怨生而倫誼數矣噫嘻是誠何心哉
今吾與子邂逅於雲山之下游泳於筆舫之間切偲
琢磨日有裨益不亦樂乎我願諸公追古人之心交
而勿以今日所以友之者友之乎嗚呼諸公其知我
何如哉不悖慢不反側不惡聞過則有之矣謂之直
諒敬謹而能輔仁則未也冀諸公有以教之也

冊丁面識

昔我先祖松亭公雅好文學淹貫經史嘗作兩架

子於松巖之傍集羣書以藏之扁曰藏書閣卷以千
萬計不幸敗禍連仍滄桑變嬗書籍無人看守人或
不告而將去或借而不還羣書之溢案盈架者迄于
今百無一二而向所謂藏書閣者頽圯湮沒草繯
十九之歎矣噫有書策者借人讀之固是也借於人
而不還作已有者抑獨何心哉不肖材甚下學且蔑
裂然猶汲汲焉爲庸蠢之歸是懼旣得四書二經以
備誦讀其有緊要文字輒作冊謄寫又請季父筆之
如近思下卷及莊文馬史杜詩韓文是也不爲學文
云爾苟爲學文斯已有餘矣何患書策之無有耶爲

吾兄弟者固宜追先祖之懋學體父母之訓誨孳孳
致力以振家聲可矣嗚呼可不勉哉

記

霞巖亭記

鳳山之陽有韶川韶川之水與東溪合而寫出于紫
芝峰下山之自小白來者東西周遭相對爲洞門自
此山益奇水益濶南轉爲洛霞巖巖林壑幽復金石鏘
鳴真城李公就其中而亭之爲屋凡八架旣又植花
木其傍扁其亭曰霞巖蓋品上常有烟霞氣仍品名
而志其勝也余嘗往過焉公語余曰家有塾古也吾

有子若孫顧居業之無其所吾將課兒讀書於斯以
忘憂也子其記之余惟霞巖一洞栢巖公之曾所願
居周慎齋亦嘗杖屨還往稱甲乙雲洞黃愚庵閔師
傳皆家於洞門外頃年牛川公又築臺山裏凡其託
物娛情優閑吟哢不離川聲霞氣中如所謂白龍潭
砥柱石滌心臺大小赤壁之類皆經諸賢品題而落
霞巖遂名於世夫以前後諸賢之所占弄而公一朝
有之一洞中烟霞風物相與獻媚於軒窓其亦奇矣
士生斯世多爲塵累所拘形役心牽沒汲趨營雖有
名區絕景不知其爲可樂今公能矯然興與魚託契烟

霞窟裏爲子孫久遠圖此其中必有以自得者公於是賢遠乎人哉噫地不自勝由人而勝公之居是亭也書史自娛魚鳥同盟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刷濯身心榮辱都忘使夫烟霞爽氣長在胃肚間爲子孫者又能一意問學懋脩行業克追前賢遺範夫如是則是亭將增其光景而世爭稱之曰李氏家塾豈不休哉不然情棄經訓汨溺塵垢麴蘖之是嗜博奕之是事一區烟霞絃誦無人則是亭也還爲山間之一空榭而異日荒田蕪草誰復知有霞品亭也耶願公由前之說爲子孫勸由後之說爲子孫戒且

以自勉可乎既已復於公仍爲之記

寄庵記

吳君聖登寓鳳城之二年就邑僻靜僻處居焉扁其堂曰寄庵要余記之聖登世居京師距鳳城五百里而遠一朝隨遨頭一馬南來去朝市紛華之場而畸窮鄉樵牧之社或在山庄或在蕭寺倘佯於太白山水旣又走關東踏金剛萬二千峰而還暇日讀書以自娛甘心羈苦久而忘歸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而益其名庵之意可謂善取適於寄寓之間也雖然聖登之志吾能言之夫天地一蘧廬而入於兩間寄爾

凡吾人死生榮辱卽是陰陽晝夜之相代乎前耳彼以自外至者爲之憂樂而汲汲於富貴利達者皆惑也故曰達人大觀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浮聖登豈亦見於斯與其生也寄其居也寄其得喪禍福之付於天者亦寄而已豈特鳳城一寓之爲寄哉充聖登之志蓋將超鴻濛混希夷遺形忘物直與太古爲鄰矣不然以聖登之才地閑興衛賄青紫固無所不可又何必超然孤舉棲心澹泊以自苦於窮山寂寞之濱哉又聞朱夫子之言曰寄一生於春冰虎尾而常持雪未消草已生之戒聖登有意爲己之學尊所聞

行所知戒懼存省不敢自放其處心措躬蓋欲學古
人之爲然則聖登之寄抑春冰耶虎尾耶雪裏春草
得無萌蘖之生耶一念之和風景雲一念之流金鑠
石皆是眼前物事聖登蓋亦知所擇而審其寄焉

箴

乙酉元朝自新箴

并小序

聰明不及前時道德日負初心此韓文公之
所自歎也余於是日已作五十六歲翁老病
侵尋志業荒落回顧其中蔑蔑無所得儘君
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視韓公所自歎尤有甚

平庵先生文集卷三 三十二
焉嗚呼其可哀也已於是作元朝自新箴以
自警

貞而復元一氣方新三陽回泰天道維新摅諸人事
宜患其新新之如何必先自新刷濯舊染日新又新
懋昭厥德厥德乃新體養之仁與物俱新凡有秉彝
同我作新莫曰既暮有爲則新凡百君子奈何不新
梅窓斐几朝日光新皦然提掇葆我心新

銘

古硯銘 一名梅竹硯又名四海硯

外方內圓用行體立涵以江海有容德博靜而能壽

儼乎其黜我心非石安得如爾之確

頌

親耕頌并序

己未春 上躬耕于東郊爲斯民勸真盛德
事也遐方賤微之臣雖未能與覩休光竊不
勝猷畝之喜敢依古作親耕頌以贊揚 聖
德略效愚衷以附華封祝 君之意頌曰

猗我 聖后政先明農王卽田功奉若天時迪民于
康 聖謨洋洋懷保鰥寡俾安厥業靡不用極民殷
物豐有富無窶俗傳隨窳惟末是趨不服田疇廼

有秋地多遺利天又降灾民乃阻飢我后斯惻顧
瞻咨嗟若之何其民惟邦本食惟民大農爲食源爲
民司牧乃罔化居咎實在予盍余躬耕爲庶民勸用
克麗奠瞻彼東郊田以籍名先王攸耕聿追成憲
太史覲土千百其畝春日遲遲有鳴倉庚來汝公卿
我載我耜青紘維之駕我青牛登壇秉幣有嚴冕黻
祁羊孔夙爰及百僚齊心合力適駿其發札札耒耜
翼翼墻域千耦繼作播厥嘉種實亟斯活驛驛其達
王有恩言嗟我民庶何莫勅勵往利爾器戒爾婦
子各勤乃事勤則及時迄用有年百室盈焉爾有田

畝不稼不穡焉有黍稷肆予躬推耕以勸之尚克勸
時曷使予懷置于汝裏生生是庸都人拜手 王庶
無疾何以耕作我 王耕止言觀其儀爾成之釐凡
厥小民疇敢不力視此耕籍民用競勸務本遺末旣
富而穀俯育仰事愁者以樂風動八路舒日熙熙豐
年穰穰邦家之光自天右之永有東方 聖壽無疆

上樑文

道溪講堂移建上樑文

岡巒之體勢乃審地避湫低堂宇之締構夏新制成
輪奐江天動色跬步殊觀竊惟桃村公始終實符晉

處士志節投紱高厲弱冠時凜乎風聲遜世溪藏
光廟世卓爾樹立千仞岡鳳凰一去數尺檻杖屨餘
痕雪齋講祭社之儀衆論始定炊沙躋薦豆之列一
體其同滿江水雲密邇故宅之桑梓登壇絃誦爭趨
數郡之冠童第緣擇地之欠精爰謀胥宇而圖改拓
基占高明之位吉地不遠在傍始役適緩急之宜翼
宮姑先移築何幸諸老少工匠之効力乃仍舊間架
尺度而恢規境開寂寞之濱慳秘幾歲坊連道智之
里藏脩有時揭以前扁義取講學而明教美哉新構
要在容衆而會文青衿揖讓其中可不敬畏而翼翼

英靈陟降在上想必惠佑於冥冥非惟地勢方位之
頓殊抑亦俗尚習氣之丕變眇長堤之柳色遠溯一
家春風枕前川之灘聲如聞七里清籟夫既瞻依之
有所庶其永久之是期舍舊從新神理與人情俱協
論詩說禮吾道賴儒教乃明宜加工於正心修身相
觀以善無役志於貪名慕祿切問近思建學將以闡
斯文景賢貴乎尊其道茲述頌禱之語用助許邪之
呼拋樑東鶴頂峯頭日上紅浩氣清朝猶未餒皦然
提掇一般衷拋樑西烽嶺峨峨天與齊聖世百年邊
警熄平安報去接雲梯拋樑南龜灣流水如藍翠

壁臨江青未了高標千古見
崑崙拋樑止越山天外
望何極一軒當日拱辰心
冷浦楓林青復黑拋樑上
仰看天日何昭朗吾人心
地本虛明莫遣靈臺畱寸
障拋樑下長堤十里連平
野廉頑終古有遺風多少
行人皆式馬伏願上樑之後
文教丕振英才蔚興勿
言長短是非措心坦蕩之
域須念本末先後從事真
實之工永樹儒風潛扶世
道

道溪見一祠移建上樑文

擇地宜避湫沮幾恨舊制之狹卑
定位必占高明夏
喜新構之締繕數間輪奐千古
儀刑伏惟桃村先生

心同六臣志存三極舍簪紱而高厲時則 光廟初
年遵嶺嶠而溪藏地是文節近里秋江片夢恨結子
虛之拊胷夜月空山忽入杜宇之啼血拱辰不離一
面軒坐居室常懷千仞岡心草逕蕭蕭喜捷遲之有
所蘋花採採慨持贈之無人襟期迥異世之淵明止
窓高臥錫賚謝平日之文叔好爵寧縻灑然餘風之
廉頑允矣後生之作式惟茲道溪之西麓寔公菟裘
之南涯某山某邱曾經杖屨之播馥載營載度幸設
俎豆之揭虔乃若炊沙公卷懷粵自督郵時住脚襲
青氈之遺業不隕家聲抗白簡於昏朝增光先烈而

前後雙節之契牒肆祖孫一體而祀同第緣相地之
欠精今茲問筮而圖改吉地非遠只在一弓之間靈
宮新移爰得數畝之隙惟其近水而易圯所以占基
之就高仍舊制而重完不侈不儉倣前規而增飾其
正其冥恢久遠之良圖岡巒體勢之既審見突兀於
新廟房堂厨庖之繼成猗英靈陟降之在茲幸儒林
瞻依之有地長堤烟雨斜連考槃之阿舊宅增庭猶
徵穿榻之座夫既地形制度之稍變抑亦風流習尚
之維新村邇道知馴成鄒魯之俗祠名表揭永絕靈
澈之譏如欲相觀而輔仁此地不遠白雲院若夫自

守而著已遺箱已有養心章敢陳頌禱之詞庸助呼
邪之役拋樑東道溪水與鑑溪通元來有本能如許
上下沿洄患不窮拋樑南方畝跨空滴翠嵐回首桐
江何處是一絲風重水如藍拋樑西竹嶺巉巖天與
齊軒上當年拱向意榛苓空憶美人兮拋樑北越山
如雨江如墨清冷浦口有楓林魂去魂來青復黑拋
樑上碧空雲盡天無障一家花柳自春風蒼壁品品
看氣像拋樑下眼前大道連平野諸君審實做工夫
看取源泉流不舍伏願上樑之後廟貌不改祀事無
愆揖讓周旋先輩節義之教母晉觀感興起名鄉忠

孝之行彌敦永樹風聲潛扶世道

天雲亭重建上樑文

風烟帶愴幾恨舊跡之荒湮澗谷生春復見新構之
締繕江天動色祖業重光惟榮邑多少名園爲栢翁
前後別墅龜山中圻翼然鶴亭之跨空虹流斜橫復
乎星巖之棲碧乃若東浦之小築粵在寢室之左傍
拈二字而揭楣蓋從本原立義寄雅懷於咏菊可見
名節自期草逕蕭蕭遺却域中常戀頭花採採贏得
物外閑情洽洞十里烟波婆娑一區雲壑風塵白髮
幾年王事之靡遑翠壁丹厓今幸我所之爰得七八

賢金蘭之托契十六詠珠璣之交輝好是燕翼之垂
庥爰有驥子之善繼襲青氈之遺業不隕家聲抗赤
幟於名場增光先烈一自衣冠之永闕馴致堦庭之
日蕪老屋重新不知移剏何代故址稍下可惜頽圯
多年水齧沙渾久先蹟之就泯時移事變奄世次之
將遷幸茲諸孫之協謀克追當日之肯構地何必遠
索在舊址東西之間事不如速成趁春蕤耕種之後
仍舊材而稍損間架占平原而俯臨陂池恢久遠圖
岡巒體勢之既審見突兀屋壁龕房堂之俱成苾芬
薰蒿猗先靈之陟降想像欽慕宜爾孫之瞻依方塘

鑑開依舊徘徊光影平湖月白如見爽朗襟袍母役
志於游觀顧名思義願加工於存省因物寓懷吾心
本自如斯昔人以此貽厥去塵垢而施銀汞所貴古
鏡之重磨除荒穢而開窓櫺矣但舊榭之復葺茲因
際櫺之舉用陳頌禱之詞拋樑東東溪水與長湖通
元來有本能如許須向源頭做實工拋樑南壩落開
荒認逕三好意悠然生眼底天雲潭裏影相涵拋樑
西烟雨長堤草欲萋杖履當年播馥地隔林幽鳥數
聲啼拋樑北白山翠撐天極雲風朝暮在軒窓萬
古蒼然還一色拋樑上昭昭白日無纖障吾人心事

當如之住脚初頭審背向拋樑下晴川一帶分平野
伊山千載退翁祠絃誦阿誰興起者伏願上樑之後
山靈呵護地道清夷舍舊從新神理與人情俱協談
詩說禮儒教賴學舍乃明洗俗士尋摘之陋風敦故
家孝悌之懿行潛扶世道懋紹前光

松巖亭重建上樑文

雲沉一面巖壁幾恨舊蹟之荒湮春入半畝松臺復
見新構之締繕適追來孝寔遵往規瞻茲文山南坡
實惟冲祖遺墅天設地藏而特闢神剎鬼刻而呈奇
中仁際問舍求田巖泉間流輝播馥若乃松品畔

小築粵我石亭公舊居密邇青巖墳簷和樂之旣翕
招呼鄭老金蘭契誼之維深派連東瀛西瀛界接北
阮南阮刷濁世之糠粃贏得物外閑情竄勝事於林
園遺却域中常戀架插千萬之軸閣號藏書田開東
南之畦亭宜觀稼庭柯翠蔭長畱五柳春風釣臺脩
綸遠拖七里清籟惟蘄業暨曾考復紹嗟皇天戒我
家伊純風雨漂搖一任堂宇之頽圯臺隍蕪沒可奈
林麓之悲涼三世攸芋之遽湮百年重緒之久闕松
餘蒼壁雪齊公感舊之詠空悲石運遺墟江左翁廩
疾之語堪涕幸茲諸孫之肯搆克體當日之苟完環

除開巖無分坐向方位仍址胥宇不拘年月日時除
荒穢而俯臨陂池初結構則稍損間架壯矣麗矣敢
思土木之尚華經之營之職爲夔牆之寓慕僚爾眼
前突兀宛乎巖上逍遙禽鳥嘯呼而賀新粧得一區
花月崖壑呈露而獻媚坐來十里溪山方塘鑑開天
光共雲影涵泳暮林風歛波聲和松韻琮琤不是役
意於游觀蓋欲貽謨之遵守智者動仁者靜悅風猷
之若聆心之矩德之隅庶存省而靡懈茲因樑櫺之
舉敢陳頌禱之詞拋樑東曉天雲吐日輪紅若爲移
得光如許提掇朝朝繳我衷拋樑西重九臺空草色

迷惟見滔滔亭下水繞巖流下入三溪拋樑南永日
山窓滴翠嵐舊物吾家詩禮在真工須向卷中揆
樑北仰看三辰環侍極須把吾心存此機箇中寂感
元無息拋樑上碧落雲消無寸鄣待得日暄風又和
冠童攜去尋真賞拋樑下子中嶺外鉢泉瀉願君著
實做工夫看取源源流不舍伏願上樑之後神靈呵
禁地道清夷追遺範於故家相與緹躬繕性攀餘蔭
於喬木式克庇後光前無忝爾所生永保我基業



